Shisho Shūchū.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Chu Hsi

孟子

Mencius

Moshi

Conversations between Mencius and Kings of his time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PL2703
C5
v.3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6

https://archive.org/details/shishoshuchu03chuh_0

Chu Hsi
Shisho shūchū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
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以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地[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其本[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樂音洛。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
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
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上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餓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去聲。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胡齕王左右近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豫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與許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愛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
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
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
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
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藏賈音古愬與訴同〇行貨曰商居貨曰賈〇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〇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〇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侈昌氏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好，去聲。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樂音洛下同籥音藥頞音遏○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音饒芻草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所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太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寵異之也四方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樂五教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一

其子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惸，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illegible]積也。[illegible]無底曰囊，有[illegible]輯[illegible]戢，安集也。[illegible]思安[illegible]民[illegible]其國家也。[illegible]斧也。揚，鉞也。[illegible]啟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illegible]之心，以安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illegible]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肖者不得以幸進矣所
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臣
弒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之哉。○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閧，胡弄反。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為也（則已。見前篇。○謂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所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illegible]○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也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

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於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illegible]言是何言也[illegible]

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孟子之言，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孼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福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

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人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因孔子之言而釋之，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

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

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illegible][illegible]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丑所引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之言，非必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處、謂無遠行戒心之事。是貨之、是以貨賂致之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姓距心大夫名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鼃曰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illegible]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大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役

與同大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聞此說之謬。○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

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

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之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几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留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

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三

[illegible]卷二

以一[illegible]人心之[illegible]

乃今出而[illegible]文公[illegible]國[illegible]道[illegible]也

[illegible]繼而[illegible]今[illegible]可以讀人今濟[illegible]也

[illegible]故不[illegible]由[illegible]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

者先是而後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覵，古莧反。○成覵，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瞑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以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將並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謂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面深墨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文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一)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盻、五禮反。養、去聲。惡、平聲。○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
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
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
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
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
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奚，平聲。○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

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横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横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并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儀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仁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
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遙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瓦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旣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惟委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相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朱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曰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慚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横。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前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逼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予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璧。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己。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蓋人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卷之三 終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上不知禮則無以教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以下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以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章首至此[illegible]之方[illegible]此所以責其[illegible]以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上道[illegible]之政而[illegible]各[illegible]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仁也。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者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沛，普蓋反。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莫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
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
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
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
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
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
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
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
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
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
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
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九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制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彊，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
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
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
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
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
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此之謂也。溺，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也。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illegible]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也。由行也。舍上聲。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反求諸身[illegible]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遊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親之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眊音耄○瞭音了眸音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

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孟子曰中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才。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人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
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
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
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群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論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衞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亡與無同。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日

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

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蚤音早妙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之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可羞可恥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illegible]

孟子卷之四終 [illegible]

孟子卷之九　朱子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孝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上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illegible]哉。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胥，相視也。遷，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好少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illegible]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illegible]

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辨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舜僞喜者與與平聲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
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
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
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
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孟子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如此也○此章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
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
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下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而孟子答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暴[illegible]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相去聲。王去聲。艾音乂。〇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辱己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疇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

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之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所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上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三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二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illegible]食音嗣[illegible]公下[illegible]無之文字疑闕之也亥唐晉賢人也[illegible]官也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待賢人使治天民非[illegible]所得尊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

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〇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〇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
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
然則卻之[illegible]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
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
之矣萬章意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
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民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不費譈書作憝徒對反音[illegible]
殺[illegible]

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illegible]
接之以禮則雖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illegible]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illegible]
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illegible]

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
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

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
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

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
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遂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
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
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
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
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
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
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
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
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
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
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
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辭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爲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悦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悦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悦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悦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乘去聲。名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矣○宜[illegible]爲[illegible]視以爲[illegible]以[illegible]孔子 孔也以論[illegible]文能由是[illegible]路者[illegible]義[illegible]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illegible]

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illegible] 孔子[illegible]為[illegible]地則[illegible]然[illegible]常[illegible]

之謂[illegible]為[illegible]史合[illegible]代[illegible] 語所[illegible]者論觀[illegible]其說凡書[illegible]○孟子謂萬

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國天下

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illegible]

孟子卷之五終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夫戕音牆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

卯反。子都古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材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〇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〇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弈音亦。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人君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
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
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
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
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
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
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illegible]

[illegible]體有貴賤。有小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

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illegible]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顧。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後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illegible]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

為仁者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言不難也。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

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爲憂哉。弗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鴨也。俗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宋
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
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秋○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上聲相去聲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七）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掊與[illegible]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
去聲。○按春秋傳。僖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
上。一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
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不罪之。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繆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以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雖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與諒同惡平聲○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衞靈公是也。故與公游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
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恆，胡登反。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則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亟，並去聲。○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並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

皡，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

不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也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

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王子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義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音欣。樂音洛。○蹝，草履也。訢，欣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

王子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孳音資。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已，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差不同然。亦間斷於驕矜此其所以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下同。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
言之也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告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
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昏昏 [illegible]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illegible]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豐氏曰尚加尚也豐氏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在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〇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〇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〇浩生不害問

問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
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
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
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
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
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馳致矣。徒知可欲之
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
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之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往非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惟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穴也。踰。踰牆也。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邈。巍，魚鬼反。說，遊說也。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孟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所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

音有〇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〇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〇孟子曰。由堯舜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言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也。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曾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K. Taguchi

孟子卷之七

.655
v.3
APR. 17 1967

文久三年癸亥孟春

書林

大阪心斎橋通北久太郎街第五

積玉圃　柳原喜兵衛

大阪上町南革屋町

山内松敬堂

PL2703 .C55
Shisho shuchu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Speer Library
1 1012 00074 1407